

蕾丝元素在当代工笔画中的运用与表达

文 / 陆悠然 李传忠

摘要: 蕾丝元素是一种精细而华丽的装饰图案,在服装设计、室内装饰以及艺术创作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自带柔和浪漫特质,常与女性、温柔等意象深度关联。在当代的艺术语境中,蕾丝元素常被艺术家们用来表达复杂的想法与主题,被赋予隐喻性、观念性的表达功能。从蕾丝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背景入手,结合西方绘画中的蕾丝表现,探讨其在当代工笔画中的运用与表达。选取罗寒蕾、方正、刘瑶三位画家,解读他们作品中蕾丝元素的具体运用方式和艺术效果,旨在为工笔画的当代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参考。

关键词: 蕾丝;工笔画;艺术表达

DOI:10.16129/j.cnki.mysdz.2026.04.003

一、蕾丝的起源与发展

蕾丝起源于中世纪,出现在宗教色彩浓厚的哥特时代,最早由钩针手工编织,纤细的线条相互交织,形成复杂而精致的图案,质地轻薄通透。“蕾丝的纹路与教堂绚丽的花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一般用于神职人员的服饰,“并未成为当时权贵阶层服装装饰的主流”^[2]。古老的手稿文献常将像蕾丝一样的网眼织物与刺绣混淆,这或许与二者常被搭配使用有关。

关于蕾丝的起源,流传着一个凄美的故事:中世纪,比利时古城布鲁日的湖边聚集着一群妇人,她们以编织蕾丝花边打发时光,同时也是排遣寂寞:她们常年祈祷盼望从军的夫君从战场归来,于是将思念融入编织之中。

早在14世纪前期,欧洲便已出现蕾丝的踪影,但到15世纪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蕾丝。15世纪末16世纪初,蕾丝技艺流传到意大利,意大利的威尼斯和比利时的布鲁日等地区成为蕾丝制作中心,蕾丝开始成为服饰装饰主流。因其工艺复杂繁琐、价格昂贵且华美异常,蕾丝成为王宫贵族服饰中不可或缺的元素。16至17世纪,巴洛克艺术与洛可可风格盛行,边饰与刺绣在服装流行趋势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服装崇尚豪华和气派,制作考究、样式精美繁复、色彩绚丽夸张,配饰上更是极尽奢华。服饰的领口、袖口、裙摆等地方运用了大量的刺绣或是蕾丝装饰,大众审美的转变大大增加了市场对蕾丝的需求量,蕾丝也由此正式崭露头角。

蕾丝在发展初期,通常是由亚麻线、丝绸,甚至是金

银丝线等材料手工编织而成的。随着技术的进步,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兴起催生了蕾丝制作的机械化生产,制作成本的大幅降低,使其逐渐走入普通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时代,蕾丝的发展达到巅峰,成为女性服装和家居装饰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折射出当时社会对浪漫和优雅的追求。步入信息时代的今天,蕾丝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不仅运用在晚装、礼服上,也大量运用于日常服饰。蕾丝被越来越多的服装设计师诠释、演绎,其在服装中的应用也从最初的局部点缀,拓展至大面积的整体运用,展现出更为丰富迷人的视觉风貌,深受大众关注与喜爱,成为现代时装界备受青睐的设计元素。

二、蕾丝元素在西方绘画中的传承与创新

蕾丝在西方绘画中被广泛应用,认为是表现富贵和精致生活的重要元素,可以展现出艺术家们的高超技艺,体现各个时期的社会风尚与艺术追求。

17世纪,蕾丝作为当时盛行的装饰性元素,在荷兰黄金时代的肖像画中多有运用。维米尔的代表作《花边女工》,呈现的是蕾丝制作过程。画面中央身穿蕾丝衣裙的年轻姑娘神情专注,手指轻巧地穿梭于棒槌之间。画家巧妙运用光影,让自然光从窗口照射进来,柔和地洒在女工的手上和蕾丝衣领上,以明暗对比增强了蕾丝的立体感,凸显其轻薄通透的质感。蕾丝在此既是画面的主题,又服务于画面经营。

伦勃朗的《玛利亚·特里普的画像》中,人物衣领与袖口处精美的蕾丝装饰,直观显示出其高贵的身份。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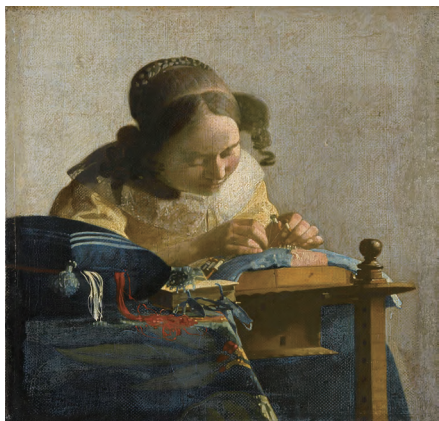


图1 维米尔,《花边女工》,
24cm×21cm,布面油画,1665



图2 伦勃朗,《玛利亚·特里普的画像》,
107cm×82cm,板面油画,1639



图3 弗拉戈纳尔,《秋千》,
64.2cm×81cm,布面油画,1767



图4 马奈,《阅读的女人》,
61.2cm×50.7cm,布面油画,
1880—1882



图5 莫奈,《春天》,50cm×66cm,布面油画,
1872



图6 席勒,《威利·诺依齐的肖像》,
32cm×40cm,板面油画,1912

对白色蕾丝的描摹极为精细,织物的交织纹理与针脚肌理清晰可感,使其在深色背景的衬托下,因光线的聚集而显得格外明亮圣洁,巧妙地将观者的视线自然引向人物面部,成为画面构图与氛围营造的关键元素。

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将世俗化的精致美学与感官愉悦的艺术表达推向巅峰。蕾丝作为契合这一风尚的核心装饰元素,常被运用于服饰的胸口、手臂、领口等外露部位,成为兼具浪漫、神秘、性感、娇柔等特质的符号。在弗拉戈纳尔的代表作《秋千》中,身着粉嫩蕾丝裙的少女在周围绿色环境的衬托下显得娇柔灵动。裙摆上的蕾丝随秋千摆动轻扬,既增强了画面的浪漫气息,也极大提升了整体的华丽感和动感。

19世纪,印象派画家开始关注蕾丝元素在绘画中的不同表现。爱德华·马奈的《阅读的女人》,不同于传统的仿真蕾丝刻画,马奈以自由轻快的笔触表现蕾丝的质感和光影效果。克劳德·莫奈的作品中也有对蕾丝的描绘,他在肖像画《春天》中,描绘了妻子卡米尔·莫奈身着带有蕾丝装饰的衣帽,静坐于花园的场景。他将光影与色彩的变

化精准落于蕾丝的质感表现之上,让蕾丝成为画面中承载印象派对瞬时光影效果追求的关键载体。在这些作品中,蕾丝不仅是服饰上的装饰,更成为艺术家探索光影变化的重要元素。

在后来的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勒的作品中,蕾丝的表现既未追求细腻的写实还原,也区别于印象派松动笔触下的轻薄质感。《威利·诺依齐的肖像》中,画面中心的女人身着黑衫,颈上环着白色蕾丝衣领,脸颊左倾,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目光直透画布。席勒没有去还原蕾丝应有的柔软与通透,原本应当贴服的蕾丝边缘呈现出近乎僵硬的形态。这种处理方式恰与席勒的绘画特质相契合,他惯用生涩、紧张线条和扭曲的形态表现人物内心的焦虑与脆弱。在这里,蕾丝不再只是装饰,更是人物情感的外化与精神状态的延伸。

艺术创作与时代、社会、民族有着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美术史也才呈现丰富多彩的图像形态^[1]。蕾丝元素在西方绘画中的运用,不仅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的传承,让美丽与精致得以在画面中永恒展



图7 罗寒蕾, 暗香·玉佩,
167cm×106cm, 纸本设色,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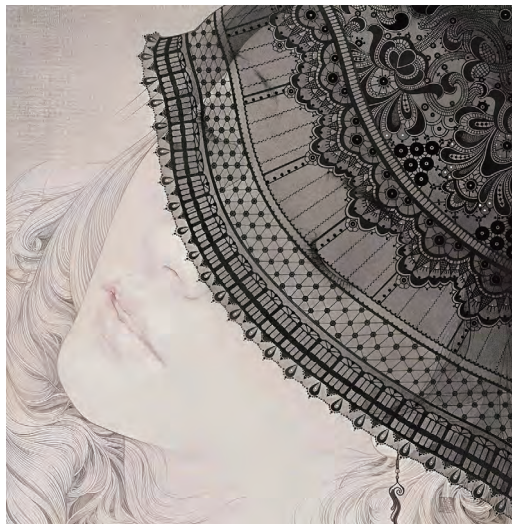


图8 罗寒蕾, 暗香·面纱, 83cm×81cm, 纸本设色,
2014



图9 方正, 莉莉的秘密,
90cm×62cm, 纸本设色, 2013

现。

三、蕾丝元素在当代工笔画中的运用与表达

随着蕾丝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 蕾丝元素也逐步在东方国家的绘画中得到应用与发展。艺术家们将西方的蕾丝元素与本土文化相结合, 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作品。在日本, 蕾丝成为清新、可爱与少女心的象征, 常见于动漫和插画作品中^[3]; 在中国, 一些画家将蕾丝元素巧妙地运用到工笔创作中, 以细腻的线条和精致的纹样, 让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自然交融, 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与视觉表达。

(一) 罗寒蕾作品中的蕾丝元素

罗寒蕾在《暗香》系列作品中, 通过对蕾丝饰品的深入研究与精湛描绘, 赋予这一精巧织物丰富的象征意义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她对蕾丝的诠释, 体现在她对蕾丝纹理、质地的细腻捕捉上, 那些复杂精致的花卉图案, 每一根线条、每一个节点都被绘制得生动而真实。

《暗香·玉佩》中, 黑色蕾丝发卡是画面的点睛之笔, 它以重色点缀于整体浅淡的色调之中, 显得格外醒目。画家以细腻的笔触与极具变化的线条塑造人物发丝, 生动地勾勒出女性头发的柔顺与飘逸, 好似每一根发丝都被赋予了生命。占据画面大半部分的长发宛如瀑布般流淌, 靠近发卡处勾线较密, 中段较疏, 发尾疏密有致, 以发丝的轻柔蓬松反衬蕾丝纹样的精巧锐利; 发丝中融入的橙黄色调, 也给原本静谧的画面带来一抹活泼灵动的色彩, 更与蕾丝的重色达成冷暖上的呼应。

这枚蕾丝发卡纹理细巧, 造型独特, 既凸显了饰品本身的质感与美感, 又与人物衣裙领口、肩带处的白色蕾丝花

边形成鲜明对比, 一繁一简, 为原本青春、纯洁的少女形象增添一丝妩媚气息, 完成了对女性多元气质的细腻诠释。

《暗香·面纱》中, 黑色蕾丝面纱是画面绝对的视觉主体。作品采用接近对角线分割的构图方式, 在视觉上形成强烈的冲击力。画面的右上半边以深沉的暗调为主, 给人以神秘庄重之感; 而左半边则以柔和的灰调为主, 营造出一种静谧而梦幻的氛围。明暗两极的对比, 强化了蕾丝面纱在画面中的主体地位。

画家精准的描绘, 让繁复的蕾丝花纹显得简练而富有条理。直线、长曲线与圆圈交织在一起, 点、线、面完美结合, 既完整还原了蕾丝织物的精巧图案与肌理质感, 又以蕾丝半透明的材质特性, 营造出朦胧含蓄的氛围, 呈现出兼具美观与表现力的视觉效果。画面背景的浅灰调与人物整体色调和谐统一, 进一步衬托出黑色蕾丝纹样的精致度; 而她精心刻画的轻柔发丝及女子娇嫩白皙的肌肤, 既与蕾丝的织物肌理形成软硬、虚实的鲜明对比, 又与之形成视觉上的呼应, 让蕾丝的材质美感与视觉张力得到了充分释放。

更具巧思的是, 罗寒蕾以蕾丝完成了对人物情绪与画面节奏的双重把控。画中黑色的蕾丝面纱, 完全遮盖了人物那双本是心灵窗户的眼睛, 却并未隔绝情绪的传递。透过半透的面纱, 人物微闭的双眼、根根分明的眉毛和睫毛依旧细腻可辨, 唯美动人。这种感觉像是在梦中, 又身处现实, 将女性的神秘与柔媚展露无遗。在蕾丝与头发的衬托下, 微染胭脂色的嘴唇显得格外突出, 立体感与润泽感呼之欲出。在这幅作品中, 蕾丝不再是单纯的画面装饰, 更成为表达人物内在心绪、承载细腻情感隐喻的视觉媒介。

（二）方正作品中的蕾丝元素

在方正的创作体系中,蕾丝元素并非单纯的装饰纹样,而是构成其视觉语言与叙事内涵的核心符号。

在《莉莉的秘密》中,蕾丝贯穿全画,为画面带来了非凡的视觉效果与叙事深度。作品采用介于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间的比例布局,以长直线分割,巧妙地将视觉焦点聚于画面的中心区域,既避免了画面内容过于紧凑,又防止了视觉元素分散,营造出平衡又充满张力的视觉秩序。画面的左侧,蕾丝花纹纯粹而精致,与右侧半遮半掩的少女形成鲜明对比。少女怀抱玩具小熊,躺在沙发上,双腿随意地架在把手上,姿态放松。而她身后是坍塌的楼宇,地面上经砂纸打磨过的肌理辅以蓝灰色渲染,传达出压抑、忧郁的氛围,与左侧完好精美的蕾丝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蕾丝在此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巧妙地遮挡了女孩的上半身和面部神情,使得观者无法窥见她全部,为画作增添了神秘感与想象空间。这种遮蔽反而强化了那些未被遮掩的部分,少女怀中的炸毛小熊象征着对童年的留恋与不舍,脚上的黑色蕾丝高跟鞋代表着成熟与性感,白色蕾丝连衣裙则指向少女的纯真与美好。画家通过蕾丝的遮与露,让这些可见的细节共同构成了青春期少女在纯真与成熟间的矛盾心绪。大面积的蕾丝背景与小面积的蕾丝装饰彼此照应,这种大与小、整体与细节的结合,既强化了画面的精致、优雅,也让画面空间与叙事层次更为饱满。

在创作《藏品》系列作品时,他说:“蕾丝本身没有观念表达,但它和被它包裹的肉一起出现就有了观念。我把女性物化了,女性特征被抽离出来并用蕾丝包裹,堆砌在一起,是我对科技发展的未来再造(饲养)人体的恐惧的恶趣味表达。”^[4]

在这一系列创作中,方正颠覆了传统工笔画中对女性魅力与美好事物的常规表达,将被蕾丝包裹的女性身体特征抽离、拆解,放在行李箱、木盒里,使其成为好似可被储存、复制、运输的“商品”,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表达,搭配蕾丝的特殊隐喻,完成了对科技异化、身体物化、消费主义的尖锐叩问。画面的所有观念表达,全部通过蕾丝的包裹、遮蔽、堆砌的画面处理来实现。它从服务于人物的装饰元素,转变为承载核心叙事与观念表达的独立视觉媒介,完成了蕾丝在工笔画中运用维度的全新拓展。

（三）刘瑶作品中的蕾丝元素

在刘瑶近几年的艺术创作中,大面积蕾丝元素常被用作画面背景的重要装饰。

以《雅韵》为例,画面采用独特的长条形扁幅与居中构图,将视觉焦点集中于垂眸凝思的女性形象,整体格调宁静温婉。用色上,刘瑶避开了过于绚丽的色彩选择,

以低饱和的米灰与淡赭石为主色调,如同蒙上了一层温润的岁月薄纱。这种近乎单色的处理,非但不显单调,反而赋予画面一种古典的雅致与现代的克制,恰似中国水墨中的“墨分五色”,于素净中见层次,于淡雅中蕴深情。画中人物沉静内敛,既带着神性与人性交融的静美,也含着一缕淡淡的怅惘。画面两侧近乎对称的蕾丝装饰,与背景融为一体,远看朦胧淡雅,近看细腻动人。画家巧妙地利用白色蕾丝边缘形成的波浪纹切割背景,增加画面动感。这一软性材质的运用,也与画面主体的女性形象形成了微妙的互文。

蕾丝的脆弱与坚韧、通透与遮蔽,恰如现代女性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既有对外的优雅呈现,也有对内的私密守护。蕾丝元素的运用,不仅丰富了画面的视觉层次,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与精神内涵。整幅画因蕾丝的介入,在温婉之外多了一层值得细品的余韵。

四、结语

蕾丝精致繁复,可柔可挺,可雅可俗,拥有丰富的审美特质与极强的艺术可塑性。作为服饰符号,它在不同时代承载着差异化的价值取向与象征意义;进入艺术创作领域后,又被不同创作者赋予了超越表层形态的精神内涵,成为传递创作观念的视觉载体。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融,大量外来视觉元素被引入中国传统绘画,蕾丝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它在当代工笔画中的运用,不仅以独特的跨文化美感丰富了作品的视觉层次,更拓展了工笔画语言的当代表达空间。

将蕾丝元素融入工笔画创作,无疑是一种富有新意的尝试。这种结合,创造出一种既具传统韵味又充满当代气息的艺术形式,为工笔画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王文新,王梓煜.从日常服饰到艺术表现:蕾丝的符号性特征[J].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20(2):105-108.
- [2] 杨秋华.艺术社会学视域下西方早期蕾丝时尚的建构与传播研究[J].丝绸,2022(10):132-138.
- [3] 卢荻昕.中国“刺绣”与西方“蕾丝”审美比较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4.
- [4] 阴澍雨.不是在画画,就是在为画画做准备——方正谈工笔人物创作[J].美术观察,2021(4):106-111.

作者简介:

陆悠然,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画工笔人物。

李传忠,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画。

编辑:卢焱